聞雁齋筆談

聞雁齋筆談卷之二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余謁山神憇狄婁雲畛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甃石紛委窓枕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余夢中所見也因話永叔夢黄牛廟事既出見石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

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丙子已一千六年盖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也婁雲死亦三年矣

錄五十贈語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士琰孺和季思率吐珠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芟好世周詩云幽徑蓬蒿滿逍遙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

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羅
意超然士琰云仲蔚閒居日清風滿敝廬故人
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關史虞貧合有書
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嫌疎孺和云五十風塵鬢
色殘為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秋健不盡
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唾壺
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季思云
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蹝繁

華裏十年負痾同轗軻非君比岐路四茫茫顏
波逝靡靡燕雀帷幕間黃鵠舉千里擾擾競名
徒視我元長子

董家溝老人

黃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
月十五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衣生覓小車行
二十里許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自
頸及於腰溝水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攜埀河

口得小舟渡馬始抵溝北溝上人竊竊覘予車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輩循溝而走西望柴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順廣顙衣裳楚楚亟延予輩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董家者也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謂其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余不能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出胡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

君不能飲此酒也則更出一瓻置几上長跽而請曰客語我此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餉於是盡瓻而傾之壺中而手酌一大摳飲予又酌二摳飲而生予曰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為君盡一摳盡一摳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摳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與走溝上溝上龜裂一望茅舍童子方縱火焚之老人曰大

後得雨則葦怒生余憫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然久之曰余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屋廬田舍為魚鱉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謂落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不一更者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幸河流暫息吾是以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早暮小吏呌號於門輙負耒而築築已而鑿而河中撾鼓官船踵接予又腰纜而

捖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者又必曰董家董家黠隷貪緣為奸呼鷄逐犬傾瓶洗罍不啻行刼矣而余不忍溝之不董姓也夫是以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濵河之民而不遭水患豈有是也哉且而不聞絳縣之老乎白首不知征役説者以為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古亦明矣老人入予亦拍枕而卧嘆曰死名者耶忘其身而守溝姓雖然猶愈於

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遺若傳舍者

記瀨上看月

已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瀨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端萬里空碧與遂之徙倚紗牕下戒童子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畫風氣如秋濃陰如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

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煙如縷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決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邃之故不善談爾時目開心豁意思活活欲舞余謂邃之此景不應虛擲余自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州之日簷聲潺潺擁衾愁卧時聞鍾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客也厤後之市上士女駢集余馬

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為一聚持旛棒鑪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郎啞女攣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蝟起多於黃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為我也因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耳書館清閒嘗令還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孟

玘不果

煎茶

童子鼻鼾故與茶聲相宜水賁聲喧致有松風之嘆蔓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蹭蹬冊中書

病瘧

水國多瘧往往遇符呪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之如響白面鯫生心知其不然寠或用之

輙亦不効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言生乎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旁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此寧不然及其法一變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冀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峯和尚嘗造麵以食大衆大行菩薩下之據獅子座遶香積而行中峯取麵杖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

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燋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日僵卧齋中自笑將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輙書老且倦即書亦不工盡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我而神情正旺於君何如有乞畫者輙又云當吾世而有錢叔寶安以我為人謂二公之名起

於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吾鄉某某皆籍弇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往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絶無一字然弇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覷否則惟默識有力中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

歸坐禪至於晡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棲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誠哉言乎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九頗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余嘗以扇請之為書濬雲疎樹而置一艸堂其下頗滑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

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上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恩之惘然旦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硃文艸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拙

常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淬成良劍利匕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鏤文蠅字輕名羽毛蓋陸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

而憐焉世人拙於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輙馳賒予今日抬而酒之而王世周偕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李季鷹滮衛安在坐吹簫度曲雜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慕居士而來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凈名師子衆客歡咲樂甚余亦竟醉

戒

字無意文無筆女無態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也張旭之治草書也七情六慾天地事物之變一寓於書故曰草聖蘇子瞻聖於文然其得意之作多得之飲酒談笑之間故其叙南行集曰非能為之為工不能不為之為工也此子瞻自寫其影也李夫人不見漢武帝轉嚮歔欷故帝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来遲淮陰侯俛首跨下如狐兎見獵人迹影俱滅人

不識其雄氣者故曰忍而至此故曰多多益辦其用一也章七日摹蘭亭舊本自然不佳揚子以玄擬易可必後世人不好梁冀之妻折腰踽步當世不數其淫賈誼逸才也不能忍𣷹於漢文之世祇自歸年少耳欝死長沙何怪故曰臨摹賊意補湊賊筆結束賊態童心賊殺嗚呼此天下之大戒也

萬里從來之龍脉渡嶺涉澗迂迴旋折更數十百轉而結為穴不啻針芥然相地者應其處而空之令謝世之死骨聚沙成鱗烝氣成甲斯亦天下之大奇已為肘後之説者曰沙水可按也郢人之斤如風削人人鼻堊恰盡而不傷此其質能也非其質而斲焉不割必餘舞百尺之竿者置兩足竿頭上手提甕瓮而顛之足左右易幾百變而色不動觀者驚相告也然使竿之外加

是馬械者不能也故夫置虗空之足揮無質之斤古及今未数数也韓信寄食淮上曾無一卷之書十人之聚一旦登漢祖將壇驅市人萬萬而用之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哉信而後晉司馬師其庶乎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一朝而集莫能知其所自來也

分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刻不交一

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僇之天臺入
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為宰相
雖然為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
幻形焉斯二人者無言而相斷以神如交左券
是宇宙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斃於江陵之手
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陵既為相不及
僇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持千金之壁而之
市者予之九百則怒予之千餘亦怒必予之千

而後市者無言市之者不復言也當其今而已矣

古

天下無世而非古也日旭月朗水流花開有以異乎否也無人而非古也眼横鼻竪首銳足方有以異乎否也無物而非古也商之盤周之刀秦之碑漢之鼎唐宋之書畫宣德之窑有以異乎否也無事而非古也堯禪禹繼湯伐秦爭劉

禎項怒以至范蠡之逃張良之去劇孟之俠司馬相如之賦曹操之猾王衍之白嵇康之懶李白之詩陸龜蒙之怪蘇軾之文米芾之顛石曼卿之飲李載贄之禪胡友信之舉子業各赴其時各騁其致有以異乎否也然則古何以貴解者曰夫古何貴古者所以識其既往以別于未死之人如人之既死則曰已作古人之古也又如年之高者稱之曰尊曰長曰老曰翁是也世

人不解古意譚古則驚譚今則笑亦見其惑之甚矣意不減古今之號不破好古之習而能新天下者未之有也

今

天下未始有今也一言出口則已過未出則未來也戒途者曰將至其處既至則曰已過其處矣此何以然也天下固未始有住也天地不住之氣也日月不住之兩丸也河山不住之積聚

也人物不住之傀儡也心不住之幻影也天地住無四時日月住無晝夜山河住無盈竭消長人物住無死生心住無前塵後念種種云為則世道之死久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位欲行不欲止也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貴思不貴止也金剛經曰見在心不可得見則已有在則有所以過去未來涉歷之關而不離不即之名也故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今字之証

據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又曰其毀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此
今字之註脚也大抵聖人制字多虛活圓流權
其異同之形似而稍為之分别對待令人可想
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據後之曲學外道必皆
强為之説如體用寂感形神性命之類可勝道
哉可勝道哉

樊王事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君德旌者吾位正不相妨也孺和囑主行者默遣人攜以歸余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不得宜默携以歸此舉固恰恰中節也人生宇内豈獨惡不可縱為即善亦不可顯為至於年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失之者鮮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高峯上牀法

高峯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余年来頗學上牀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前有嫗誦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卧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牀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藤寫

藁荐其旁蓋裱竹紙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余所見殆倣是也夫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肴跡可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者按楊用修録云古人與朋儕往来者以漆板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余曰君倣此甚

善但使君家童子持来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余答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貺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隆以織造久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的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閹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

遙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
盡出其羨餘開渠汎河為城中永永無窮之利
竟為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政從西湖歸
為余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税官者其進集
翠裘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
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狀孫立訪織者主名
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
世稱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

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疆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救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麼張不可捕縛之狀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

和綏盖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景

王摩詰云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鍾相閒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普寧几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

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淒清真文中畫也余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来大怯風露不復窺户者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世廟羅鎮

武宗朝命官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恣横可畏世廟即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懽甚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

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於道南康太守吳寶秀為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清明日偶見科臣救寶秀狀輙思先朝之盛云

讀史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去學為句則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

不可為不截屈舊以南八為句不若南八男兒為句乃有味也夏白廠亦云

夢

汝寧蘇霜岩從其父司訓公議居崑五年與余輩遊甚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音問時至嘗寄余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霜岩來訪神情如昨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

作天魔狀髙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絶云佛印燒猪待子瞻子瞻猶伴曉雲眠醒時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辯辭虛論高議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

謹勿寵雕巧素朴兩者皆害而素朴之偽至於
不可近況可寵耶然則偽與姦盖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筆者以其說告
同舍生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祕之弗
出其業以相賑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
亟呼曰以為若德遂用之為是場禮經之冠後
對公車寮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曰吾故誦

其魁卷以爲一時之治高唐生學者莫踰之也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章再拜請教生又竊取之遂登弟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窘者之魁而窘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憒憒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真人坐牀辨上將及余足念痛且極坐即不餘

忍矣心怦怦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而僧性仁遺我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答云近者叅禮雲臺雲臺三官真人道場也知君脚痛私為祝之亟問以何日往叅答云正月人日聞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頂上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橘

橘之品出衢福二地者上衢以味勝福以色香

勝。衢味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也、福産稍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迎承不暇、洞庭有張生者、嘗既予甪柑四顆、甘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逍遥者耳、世長悽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讀王昌傳

顧朗仲叙兩生十義云、居常妄想、恨不見騰起鬪兵。賁育鬪力。龍施鬪轢。張許鬪法。倕般鬪巧。

秋杜闕奕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也余讀之驟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於後世是未為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居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舞山中擢林本數株運弄之或提碩石什百匝而無為於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掐斷之力稍解嗟乎斯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

下豈少王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觧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醅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涎喉間下者。盖所謂和而加。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廐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異美甚、恐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為權衡者也。

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

飲松蘿茶

松蘿茶有性而無韻正不堪與天池作奴況岕山之良者哉但初潑時臭之勃勃有香氣耳然茶之佳處故不在香故曰虎丘作豆氣天池作花氣岕山似金石氣又似無氣嗟乎此岕之所以為妙也

夢語有省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畧具又有老人既死強焉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玉端然自然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剩一雙空手與語頗有省記之

項道民

江上項道民往来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而哭甚哀道民問故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

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来報其人、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平安信一通、出之懐中、道民一日一夜、能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誠異人也。與予交最善。其它行誼、一時莫能紀其詳。

許先生課子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

篇相睬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予設短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會風雨疾甚、父乃呈稿、先生賦詩云、冬來文史未應疎手捲寒茅試課渠。風雨淵堂燈火喚、真成今日是三餘。一簷風雨繞書釭。忍凍可毫意未降。若個琱貂温室裏。初來能不困寒窗。又為代和二首、兩樸寒窗點點疎。飃風釀雪總関渠。書生

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氊丙夜餘。膏火頻添續短釭。寒威縱横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窺人到半窗。吟罷、手酌巨卮、飲三手曰今夕勞著不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輙盡一斗、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情兄弟常誦斯語、輙嗚咽不勝

○江妾

徃寓長安閶禁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

事也今日過王祖王苐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三姐者尤異江常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奚奴誦之率以為常主人且晚使婦女進饌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物甚腆而後主人之婦女竊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而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

乃尔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官女十六來歸能騎
會驢高不可上倩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
行至水側佯呼驢者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
中嗟乎江翁即奇恐無渝其妾三姐矣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焚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於第一奇文

奇事之下何歟盖唯第一則不可試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賛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着〻則是糞耶

自警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究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比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

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覷雖然由彼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是起非二乘淨名經之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可墮墮何難入鵝籠中予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柰有物頓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呂先午鬬僧兵事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數

千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為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為兵所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輙與鬬擊傷七十三人群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為朝廷養兵何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呂岸幘羅衫長揖堦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仗安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為也阮色觧遂罷僧兵

又海上大盜其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須一人衣白紬衣短髯白眼來肆中食麵問縣中陳老三安在知為別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此是矣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船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撐篙其疾如瀉衆兵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懈篙益縱橫不可上會遇小橋陳以橋板從空投下船

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竹上持巨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鍾樓下聚觀為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為余言如此余又聞華亭盤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髮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輒撲殺不果劫呂每大恨以為失人云或曰呂昆季三人長曰老山其人類鬼谷子次其善談

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為江陵所殺陳其尸道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舁之歸葬廣中、或曰其一人即思峰也、

前輩警省

有一人踣地、捺屐而行者、居尚書里、周刑部鳳鳴與歸、群鵲亂噪於傍、刑部問故、或云捺屐者取其雛故噪、刑部名責之云、汝捺屐而行、故是往生業報、柰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捷

捺屐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畧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爲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屐者上樹如飛吾豈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冤於吾者多矣蓋前輩爭事警省猶如此今日憇東禪靜室中舅氏省吾偶爲余言

末麗素馨

末麗俗云茉莉花之香烈者也尤堪月下相對

如太真洗粧露坐明皇憑肩私語時然不耐久處久則覺有草氣正堪與水仙花作對耳楊用修云茉莉即鬘花與素馨隸名八珍中金馬鞍山後亂石中往往生素馨花特小而白枝葉稍似虎刺但微瘦葉亦稍尖僧心月嘗植一本覽之亦是可人而世莫知貴豈利與素之效與畫此以發一笑

夜起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卧床上。如坐釜甑中。起則蚊子摞亂。窓間撽撽。来嘬人。徐步庭中。晁月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之。然自顧粟無徵君々執。薪無怪魁之山。庭無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茅狂狙愁嗇為用哉吾以無日矣因書此自礪

○瘧中語

子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人病瘧、誦至此、輒霍然愈者、世遂相傳以為杜詩能已瘧也、然又有非之者、曰、不然、三年猶病瘧○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此非杜陵詩乎、由此觀之、杜陵正自不免○余謂文章之妙可以注鬼神、要在知其味者、得之耳、今歲病瘧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一篇至飛

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颼颼有
爽氣也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家人輩無
知者忽憶秦少游云發于景中起于毛端欠伸
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沍壑陰崖
單衣犯雪龜穹蠖窟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
大來方畢煤毒回祿嗣灾躁外渴中卧已復興
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嗌未足為快讀之
便自神王不謂千載上固有知已然則古人妙

處何篇不可已瘧何篇為已瘧而製方也哉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瘧而必求愈於子瘴髑髏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杯酒談交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々未寒面未変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

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為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爲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然觀其為宸濠所辟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褻人有此作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

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户而處而烏巾措大猶栢之為猥為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冨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黒多力怯風者羸弱易病酖毒胎於豢養藥石進於窮勞如是而曰貴賤殊禀貧冨異骨豈不謬哉

楚中老人

楚中耿仲子好遠遊縱轡所如不問程路嘗誤入大澤深山中以為庶幾有異人焉一日走岐黄間廹暮未知所稅駕望見一老人軒〻然来騎服甚整遂並馬而行至一店店主人具衣服率妻子迎之上座如主僕禮乃多市牛酒邀仲子同食至雞鳴時去主人送之如初仲子遂淹留店中伺察之店主云吾為老人守此店此吾

主也問其姓名店主云不知甞過臨清與老人同載老人見吾忠實遂托千金為資使貿易於此亦不知其為何方人也每年一来會責耳然聞老人收責于四方所在多有仲子悵然惜老人之年已暮不復能大有為也然斯亦奇甚矣偶見眉山有豪士為長公輸葬磚五千而人莫知其姓名漫紀老人事

辛庵苦心

松陵頤辛庵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羅公車對意不自怡忽〻行吟見者痴之嘗謂予曰其於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〻不能降請故卷覯馬其罪言曰怪歸而屈首三年未嘗窺户乃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淂其罪言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恐悠〻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於北亭

果然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解其縛否因與兒子話其事書之

嬰兒搏虎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搏虎事以信虎之畏不懼已者其說有理小生作開題便解開闔擒刺而老儒提筆格格然豈知為虎所搏歟題亦畏不懼已者歟李宏父自言吐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

淂起者人而問之

周茂仍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数里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耒殆是古人覲稼之意耶吾思田者作勞故点不怡唯釋耒濯足婦子相饁時至是樂耳杜少陵詩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大不解事世間那淂此等閒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

人之不相值亦久矣今日再過廟逕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熳想見七郎婆婆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人話時事不覺莞爾自喜此語真有味也

思巢居

雨氣淫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簟繩床無復着手是處文順自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種蘭

果中之橄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紕未有儷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為與花主而念不及蘭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嗽撖欖三枚余嘗疑之此兄又是強解事也今日得與蘭一本植息庵中思之不覺失笑

種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巧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

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骨與蘭
氣醇遠不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
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於衆少之間則
荀氏八之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儻然
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
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盖所謂有此內矣故不
爲貴賤之証

樊侯父母之心

嘗以樊侯小記揭之土山偶為醉少年所毀廟祝窘之倩其友來謝訊之乃二胥也予告之曰憶吾記中有豪胥猾吏四字二君豈謂此耶吾聞二君情貌非其人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閉閤學書久為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二君昔務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徒有訴訐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龎德公隱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輙謂

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友感動而出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其餘察人之顔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之群盜㩜㩜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群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

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唆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快快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回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船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户薛執其手曰其家財願若分我其尸居

肯拾巳落之唾耶長蘅大笑曰若者任為之今日霽上人書東謂從周參父家讀其文語〻會心向予乞一部去歸時問之何語是會心處乎

牡丹

洛陽人特呼牡丹為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祥寺指為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耳今扵於修竹之下叢稍破欄而出寄接無餘而花猶悴悴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

盡也智巧便佞豈亾有時不莘耶柳堤閒步花氣迎人頷謂毋子一笑

暮雨

雲情黯黮石楚流溢麥鳥駭飛螻蛄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艸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飇忽捲萬馬奔沸踈雨墮毛忽復鳴瑯百道金蛇迅霆如裂氣散潺收浮藏亦歛燈火清煌南亭閒寂栲顚解寐故自悠然

鬪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吴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摶風而上葢亦得時則駕者歎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狀吹入雲閒有鳥百十隨而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聲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為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葢亦一時之冠也偶鬪風箏悽然有感

靜畫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茗梡時供野芳暗度又有两鳥咿嚶窓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鼾忽止念既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霽上人看舉業

舉子業亦可寄興而乎又不能有他長時復拈其一二以賦練水李長蘅長蘅怪之曰君病應爾豈可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縱來未剖之談如造物相妬何乎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

餘氣無能為也盜手戰亟命家人舁一箱來箱逕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為余言

論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乃知字漸玄妙方可艸書而世人競率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事忙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

草者其人轍妄對云章州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来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来絶叫三兩聲粉壁縱横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躕滿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庵下戲取粉板作掌大十百字如壯士因縛愈發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科斗不復能料理久矣當存之以俟識者立耶行耶走耶毛雨穿櫺書竟失去

紀異

鬚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羅龍門關九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鬍嘴陸仰山見凌醉樵嘗言此盖得之目擊云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雨窓閒寂為兒女輩畧說圓覺大義既久輒就枕昏然夢與元倩輩循坡而走高崗突兀野境逶迤攜手遠

眺忽見萬花爛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至道旁棗實纍纍枝壓不勝余輩拾而啖之入手瑩然味亦甘滑余與仲嘉稍折而西巒坳有石大如五石之瓠面面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其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于此者空中危亘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三尺梁之根

則樹之抄也余亟呼叔顯觀之叔顯曰虹氣也余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余烏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曠復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如紅玉瓣葉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遒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昔不能記憶耳時余念言祝希哲唐子畏蔡林屋諸人能飫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長圖

之而雞聲喔〻漏下五鼓矣余自頻歲病廢衆口食貧日爲米鹽所廹逐對月臨風了無情緒形神輸息乃復得此奇絶境界豈化物者以是償我哉書此志幸

見晋翁

晋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𡗝八歲其遊如兄弟然先君既歿而翁不忍過余里中必迂道而竹嘗謂余極欲相見然無柰腹痛之感今年十

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衾短憤楚〻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歔欷泣下翁性慷慨每飲輙醉每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来齒亦漸豁矣余方低頭自悲會壹子来言練水姚適之在余舍拭淚而別翁送余至階下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変遷

雲栖放食

杭州有其母溺於江而求尸不得者計無所出

矣忽一婦人踵門告曰先年余夫墮潮死余聞雲栖放食無不度也亟以銀五分附薦焉事且數年矣昨夢余夫來告曰吾自隸名鬼録與潮借往來也身汝須力得爲行潮者首倘再一得食可離水苦吾且暮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取諸溺者尸而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之祈其以雲栖之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求之果得尸今日余在景德寺中看默上人放

猷口食陳繩伯言

仰山詩句

里中陸仰山好辯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桃寒生愁際衾紙窗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凄凉况平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元情兄弟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王孺和帖

今日友輩中受樂莫如洮修幻受苦莫如余〻
自五更即料理薪水稍術支一日便焚香煮茶
獨坐蘇齋中友生相過縱談山水文籍或說諢
語笑話夜間脫幘坐榻上呼兒子稍理時業家
人輩亦時時相勞苦而余亦對景慨然自笑鬢
眉男子僅僅為不終日之計可鄙也今日得孺
和一帖云無日不在死法中恨又不能死耳遣
物煩以貧賤困人能於此中稍不受纏縛者不

免於貧賤外費渠種丶安排罪過愈深正未知受譴何極然則余之樂殆又不可量也時事孫碌誰能為終日計者余過矣余過矣

性相

性宗以相為桎梏相宗以性為籠統兩種人真是操戈入室可憐憫也僧古源將參少室過余言別道人錢虛白在坐錢戲源曰用不多圖簡快活自在豁源忽然作色余笑曰不是一番寒

徽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源喜虐白目余〻謂源曰不然朱考亭有言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兄竹矣要識取東風面也虐白大喜曰好判狀余曰不敢聊勸和耳

嘉善廉吏

許鎡號石塘雲南人嘉靖中以進士為嘉善令剛介廉直多惠愛時當入覲既渡河度囊中不能乘輿竟騎一驢而去至郎中杜門待命與人

絶無交涉後徵入爲御史隨以年例僉憲不久致仕今日偶與客言樊侯氷蘖之操近世希有客謂余言昔嘗見許公如此庶幾近之

天臺應卒語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冬至習儀一狂生出班高聲禀曰糾舉某生負大不敬天臺頓足少間徐曰如此夫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當之誰爲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

試之卒以觀其量正是頓足時節也

子瞻桃花詩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余嘗令童子裹核擲之文筆疊浪 間偶發一枝輙為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桃雖不成然不至作放嘩婦也

讀酒經

數朶薔薇嫋嫋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頹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遇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於未吾觀畫工寫生大都於梅花下着水仙盖其臭味則有然矣

梅庵東

戊子春先君既殁之二日諸偹未畢雷聲隱隱起西北電光如綫余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東

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東也其畧云延陵季子之喪其殯也以時服則旣有聞於君子矣余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飯僧蘇齊追思言笑而僧有問周先主故居無恙者輒揮涕錄其語焉

東坡作墨

志林去巳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大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

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
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illegible]鼓作此
紙按年譜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盆元符
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
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
趍之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
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
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

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錠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絶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僥與致函於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九華朱覲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故是墨賈常態不足怪也

襄

有徐應禧者白皙長爪嘗為縣胥又嘗賣藥於市余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

余嘗夢至道士院堂有三扁中曰紫薇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宇鮮潔應祿著帽衣青衣楚楚出迓歡語如平生既覺千餘侍慈氏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之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卯深秋予歸自海虞阻風湖口四日去冬持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

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至湖寂然业大平常事然予心自喜盖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泝轉之妄矣膠之日公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弗竊矣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茶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於仲純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墟繆仲純譚

公亮公亮之子允龍

燈下獻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覆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聉恣口歡謔亦既驕矣奢矣淫而佚矣燈前捉筆作文一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是消吾

之榼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發一笑

許家郎

許家郎名士戕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立就風義邁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来者上耶

閒雁齋筆談卷之三